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五十三回 道法中與僧無異 宦場上惟利有靈

話說廣通正與黃興論僧家正諦，忽聽院中有人呼及於他，遂忙接入禪堂。卻是德州高真觀一個道士，姓黃名子中。與黃興馮助善各問明姓氏，黃子中遂在旁落座。大家敘些閒話。黃興意將悟澈法論抄一張回家給杜雨亭看，遂向廣通道：「老和尚這章法論乞抄賜一張，餘帶回家去，也可隨便請人謄寫幾張，各寺中送張，叫那些和尚們也照此修持，豈不是好？黃興亦善道中有心人也，不然，何以百忙中樂此閒事耶。雖是悟澈和尚的法論，也是老和尚的功德。」廣通道：「這法論凡去年在法源寺受過戒的和尚，大都皆有。這本是悟老和尚在法源寺傳戒曉諭眾和尚。」從永慶寺引出法源寺來，高僧外又有一個成之最高者。佛法開源，端修首善，不識本源，受戒何益。黃興道：「悟澈和尚在法源寺作了方丈了麼？受過戒的知道，未在那裡受過戒的都不知此法論。勞勞大筆罷。」廣通道：「這卻容易。」遂研墨取紙在桌上抄寫。

黃子中在旁看了一遍笑道：「果然僧道無二理。我那裡有白雲觀法論，係法師司空一如的，與此意相同。」從高真觀引出白雲觀來，賞一境更開一境，高道士上又有成道最高者。道家為元門，僧家為空門，今法師姓司空名一如，由元悟空。隱義昭然，明示入學仙遠不如修佛近，只為道法一如佛法也。要皆自聖道始所以示眾修道，仍不離乎孝道也。自古及今，白雲飄飄，內身昇天者，何一不從孝道中來哉。廣通笑著答道：「我怎麼未見過？」黃子中道：「我裱好了就放在經箱裡，未曾懸掛，你怎麼能見過？」廣通道：「你這才大大的錯了。那本是懸在客座令人看的。倘有見了驚心的，方不負法師之意。你卻倒好，成了獨得之妙了。」修道者慎勿秘法不傳。黃子中道：「我怕孩子們毀壞了，所以藏著。」廣通道：「你連個孩子管不住麼？」黃子中道：「你莫往下說了，我回去就懸起來。」黃興道：「那一章合這一章差不多麼？」黃子中道：「大意相同，話不一樣。」清淨經與心經同知，其要者一言而終，雖五千言亦不離此。黃興道：「黃師爺你也記得否？」黃子中道：「許記個不大差麼？」黃興道：「可賜教否？」黃子中道：「有何不可，我想想著。」黃興道：「說一遍怎能聽清，也勞勞大筆罷。」黃興問道心誠，傳道心切，既樂觀佛法，又樂觀道法。清閒中卻令高僧高道兩有此忙筆。黃子中道：「可已可已。」遂援筆寫出，其黃興看時，上面寫的是：

三教之中，佛名釋，聖名儒，惟道仍以道名。正以其能正天地之精、性命之原，更能孝其先天父母、後天孝妣。諺有雲：「道不離俗」，故在世者姓某稱為某煉師，出世者姓某尊為某真人。既以父母之姓為姓，安得不以父母之心為心？父母令其入觀拜師之心，大抵恐其壽之短，願其生之長者多，大抵恐自己衰老，膝前淒涼者多。而我於人觀後，偏將此意置而不聞，一味荒佚，百般作踐，將自己之形骸視為仇讎，以至與死為鄰，尚不追悔。上干天地之怒，下增祖宗之罪。噫，爾先人何其不幸至此！倘能頓加修省，痛改前非，雖性命不全，必求光輝，坎離不合，必求既濟。俾得名登金闕，位列天仙，有德之祖父高升，無德之祖父出苦，全憑一點真心，跳出萬劫幻海，是非道者本分歟。不然，父母生我，我絕其嗣，一不孝也；名為出家，不供菽水，二不孝也；遠離庭幃，增親思憶，三不孝也；任口胡談，貽親羞辱，四不孝也；忤作非為，毫無恐懼，五不孝也；遊手好閒，不顧名節，六不孝也；褻瀆神明，毀傷身體，七不孝也；肆無忌憚，罪及生身，八不孝也。似此數則，略為指明，他有不孝，非言能罄。總之玷太上之規一分，加不孝之罪十丈。異端雖邪，恥與為列，世有呼此等為異端者，彼尚力為之辨，不知人僅目為異端，吾見其不及異端也遠矣。嗚乎，道門不幸，實家門之不幸也，亦即天地之不幸也！苟有自知警戒重視一身者，即當速為精進，莫少蹉跎。一朝推倒乾坤，三世良緣頓證。莫道塵寰華麗，須向吃緊著手。吾知其時，亦當迎面唱喝。雖係草草數語，力行自有效驗，倘有不實，誰其哄汝。不言元而自元，不言妙而自妙，朗朗高談，堂堂大道。後之閱是則者，正心術，作感應篇讀也可。掃塵氛，作清淨經讀也可，破隱微，作道德經讀也可。一字之訣。不離倫常，八卦之象，不過日用，倘有悟道者，解透此章，即當踢倒鼎爐，滅卻水火，速速跑到家中，高聲叫道，我的爹呀，我的娘呀。

黃子中寫完，遞與黃興。黃興與那一章僧家法論包在一處，即欲告辭。馮助善亦說了些承情不盡後會有期之話。廣通定准留齋。黃子中辭去。黃馮二人推脫不開，只好叨饒。用齋已畢，方告辭回船。廣通送至河岸。因天色不早，三人在河岸說了幾句話，廣通方別去回寺。

黃興於次日即催趨開船。恰遇順風，直抵滄州，遂靠了岸。黃興下船，隨便買點零用東西。只見前面靠著一隻大船，上掛黃旗，乃是滄州正堂。多少跟隨人，上上下下紛紛亂竄。黃興遂往前走，迎面來了一人，黃興隨意問道：「兄台這裡大老爺要向何往？」那人道：「升了天津府了，這就要上任去。」黃興道：「既然升了，怎麼那旗上還寫滄州正堂四字？」那人道：「你說的那船上麼？那是新官才來上任。」黃興道：「前任那裡。」那人低聲道：「前任景州，才到了不多日子，就升到這裡來。」黃興亦低聲道：「怎麼這麼快呀？」莫非錢神所使乎。那人道：「看怎麼快哩。他曾坐過天津縣，因為問錯了案子，被府官謝大老爺問明那案，才將他撤任。滄州民口中，找補卜文卿擅誤好人一筆。後來謝官升了保定府，又升到按察司，所以他真不得地。可巧謝官去年冬天告病回籍。路過這裡，還鬧回糟，那接謝官任的姓胡名升，一門就是認的錢，這個官合了式子了，在胡家花了倆，遂選到故城，幾天就升了景州知州，不多日子又升到這裡來。該著這裡糟眼圈子了。」黃興道：「是那裡的人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他姓卜名文卿，外號叫他個不問清。為官得此綽號醜極。你老想想，有好沒好呢？再者，凡拿錢在上司手裡弄出來的，還有好貨麼？」既費資本，必有拋磚引玉之行，故無好貨。黃興道：「不可胡言亂語的，倘乎冒到他耳朵裡，還了不得了。請罷請罷。」說畢，遂進街買了點麼。剛要回頭，聽得街旁茶鋪裡幾個人說道：「這兩月可將人收拾斃了，成天家神出鬼沒，不定在那裡碰見他老人家。這還好，早早的升了。」反言透出，愈見杜清官聲之美。黃興無心再往下聽，漸漸走到河邊上了船，一夜不題。

次日直到天津，又靠了船，住了幾天，合式也發賣些涼帽。住到七八天上，方見天津知府坐船到來。及至在街上行走，聽得人紛紛議論。黃興聞知，甚覺奇異。不知為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儒釋異稱，惟道仍以道名者何也。道者孝之郭也，孝者道之域也。孝為道之體根乎天地之精，道為孝之用，通乎性命之原，道合天地，所以揭其孝之始，道全性命，所以要其孝之終，蓋天本孝道賦我一天道即天也。孝即天之所以為天者，盡其孝復其天矣可稱為宇宙之孝子。乃可稱為古今之道人。道不離孝離孝非道也，故道仍以道名也，所以坎離不合者不可為道。惟孝有以安其宅，性命不全者，不足言道，惟孝有以啟其途。然道律森嚴，玷太上之規一分，即加不孝之罪十丈。不若修淨土為方便法門也，非然者，人我之見大，貪嗔癡心業不除，莫謂毫無成就，即定中已出陰神，不能推倒乾坤。究竟只成清虛之鬼，猶之曳裾侯門。昏暮求榮買官要爵有玷官箴者五方有難厭之人心，千載有難逃之清議。反不如不貴顯者之孝子，猶能流芳百代也。此卜文卿與司空一如之法論聯為一回也。孝之見於道家者又如此。

理注：

卻說廣通，正與黃興議論僧家正諦，忽聽院中有人呼喚，遂忙接入。卻是高真觀道士黃子中者。黃道士見僧家法論，又引出白雲觀道家法論來，兩家法論，同歸黃興手，佛法道法皆歸方寸至善之地也。

偈雲：

僧道原來無二致，皆參至善自知之。